

新新人类  
毕飞宇  
丛书

毕飞宇

# 上海往事

*Shanghaiwangshi*

華齡出版社



# 序

是呀！生活是如此丰富了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老一辈人想也不敢想的啦，看电视太没劲，可以看碟呀！感觉气候太正常了，可以看看一些灾难片；感觉生活太平淡了，可以看看些鬼片或恐怖片；感觉性生活太乏味了，可以看看一些“1,2,3”级片嘛！觉得自己做饭不好吃的，可以上饭店；觉得在家无聊，可以旅游。国内咱不走，就去“新马泰”；要是觉得闲得慌，就去健身房或去迪厅，在那强烈的音乐声中，散尽身体中多余的精力；要是还觉得无聊，就联入英特网吧，天南地北，一通神聊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些漂亮的MM，互相碰撞出闪耀的网络爱情火花呢……

**钟鲲(北京作家,主要作品:《言情故事》)**

我们新，是新在观念上，是新在生活方式上，我们有比前人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。我们大胆，是在爱情方式上的大胆和做事风格突破传统限制的大胆，女性可以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性，也可以放弃一段已经没有感情的婚姻，在事业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，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我们前卫，是因为我们敢于战胜别人无法想象的困难，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，比如蹦极，比如赛车，比如把头发染来染去穿十公分厚的大头鞋。我们优秀，是因为我们身心健康，人格完整，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，并且知道怎样去达到，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向这个目标冲刺。我们也有这一代年轻人共有的通病：浅薄、浮躁、急功近利和冷漠，但我们仍在努力地做着自己。我们努力工作，努力生活，我们自食其力，挣着我们多或不多的薪水，过着我们好或不好的生活，但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。“七十年代以后”的人是健康的、明朗的，他们活跃、勇敢、有爱心、富

于理想,开明而知大义,但也很现实,不会做无谓的牺牲,相信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。

**棉 棉(上海作家,主要作品:《好孩子都有糖吃》、《糖》):**

我喜欢用“糖”来作为作品的名字,它的意义和礼物是一样的,生活再不幸,也要把它当成一块糖;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,我们才要因为爱而活下去,把痛苦和垃圾转化成糖吃下去。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年轻,来自于爱。其实痛苦是每一代人都经历到的,只是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人更复杂一点、杂质多一点、自私一点。我们有太多蒙昧和野性,如果要说我们对生活的感觉是什么,那就是支离破碎,长不大,我小说中的人物也像是永远也长不大一样。原因是大量的信息涌进我们的生活中来,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,看到了大海,但没有人为我们解说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东西,所以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。然后,我们不反抗,我们和前辈人不一样,他们生命中有很强抗争意识,但是我们没有。我们始终活在追问之中,诱惑很多,选择很多。现在对我们谈负责任太早了,而要谈“爱”。我们并不是全无责任感,我们也想负责任,但是负什么责任?怎么负?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负责任,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。人们越来越自私了,空谈责任是没有用的。我在小说中提到性,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“爱”的问题。毋庸置疑,找不到爱是肯定的,因为它太稀缺了。这个问题是任何时代共同的问题,只不过现在被张扬出来了。

**石 康:(北京作家,主要作品《晃晃悠悠》、《支离破碎》):**

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。失败完全是对个人而言,也只能对个人而言,跟读者没什么关系。我的书卖得好,完全是读者的误会,至少相当一部分是误会。比方《晃晃悠悠》中有一段,写暑假中“我”看了一堆言情小说,从杜拉斯到海明威的《永别了武器》。我本意是讽刺的,蔑视的。结果读者来信说,他(她)也喜欢那些作家,跟我特有共鸣。再比方结尾,我仿情书滥情了一大段,那意思也是调侃的,结果读者来信说他(她)特感动,你说这叫什么事儿。小说里的事儿都是大同小异的,关键在你是不是发现了不同于别人、前人的意

义。我对小说的看法可能是比较保守。我觉得好小说就得有新的想法。这就是一种趣味，我的趣味就这样。像什么巴尔扎克、雨果，像什么塞林格、莫里亚克，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。像博尔赫斯，不就是写得短小而神秘，能写得短小而神秘的人多了去了。

### 陈村(作家)

可以说，70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，他们所描摹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并不非常真实，而是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，是他们想要得到，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。但是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，城市到了他们的笔下，整体地纳入了他们的视野。以往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讲带着相当浓厚的乡土气息，即使描写的是城市生活，但是仍然带着无法磨灭的农村的思维。在我们的传统爱情价值观中，没有爱就没有性，如果说有爱，那么性也就成为惟一的性。但是他们所谓的希望有爱又有性，统统变成了一种托词。从心理学上的角度讲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，不知道一脚踩出去是什么，才留恋以前的东西。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找不到自己，找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。他们的青春期被无限地延长了，赖着不肯负责任，大家都在回避、逃避责任，最好就处在一种不必负责任的状态中。但是负责任的一天会到来的。70年代作家在作品中对价值观和道德感冷漠也好，欣赏也好，他们的确没有树立起无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价值观，但是社会不会容许你永远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。你可以不负责任，但是生活会教训你的。

### 郜元宝(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文学评论家)

70年代的这批作家其实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，不能够一概而论。很多人都认为一些人的作品就代表了社会的一种倾向，把作品当作展现社会的窗口。在相同的背景下面，他们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，或者有一些共鸣，但个体的创作都是非常各异的。

### 杨扬(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文学评论家)

1976年之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出现过四种作家类型，王蒙、张贤亮等为代表的“右派”作家，王安忆、韩少功等知青作家，余华、苏童等先

锋作家,在90年代早期出现了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邱华栋、朱文等晚生代作家。在1996年之后,70年代的这一批人出现了,他们的特点是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感受之外,整个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变化。他们不像前面的四种作家一样,一定要抓住一些东西,一定要和一些东西对抗,精神的也好,物质的也好。他们缺少“文革”或者思想解放的背景,他们的作品只是表现自己的自在状态:流浪艺人、酒吧生活和性爱,没有底蕴,没有根基,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,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社会上流淌、漂泊。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前人不同了,他们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渴望之外,更渴望自由、不受约束的生活。他们的小说,比如棉棉的《啦啦啦》,带有强烈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歌唱的色彩,不与任何的东西对抗,好的坏的,他们全不理睬。他们还关注到了欲望的描写,集中在性上。但是以往的作家对性的描写带有思考的性质,比如王蒙写性与政治,贾平凹写性与文化,而这一代人对性的看法就更加放松,没有精神负担,而只是一种存在的方式。这其实是社会开放和宽松的标志,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来讨论性了。他们的作品大量地涉及酒吧、舞厅和宾馆等,但并不代表他们自己就沉沦在里头,相反地,他们自己的生活反而非常艰辛,所以这些场面仅仅是描写而已。而这种表现,有他们自己的美学合法性,这是现代都市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现实。

## 目 录

- 1 / 上海往事 / 毕飞宇  
235 / 马家父子 / 毕飞宇  
244 / 阿木的婚事 / 毕飞宇  
257 / 给我你的贞操 / 金磊  
304 / 月黑风高 / 须兰  
339 / 世界 / 陈卫

毕飞宇

## 上海往事

那时候不叫南京路，叫大马路。事情有一半就发生在大马路旁边。要我说，我还是喜欢上海的那些旧名字，一开口就是大上海的味道。有些东西新的招人喜欢，有些就不一样了。就说名字，不管是人名还是地名，总是旧的好。旧的有意思，有嚼头，见得了世面。旧名字不显山不露水，风风雨雨、朝朝代代全在里头，招一格全是故事。名字一换香火就断了，听在耳朵里再也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我是怎么到上海来的？全是命。你要相信命。多少人在做上海梦？他们的梦埋进了黄土，深更半夜变成了鬼火还在往上海冲。可我十四岁就成“小赤佬”了。叫“赤佬”是上海骂人的话，不好听。话要反过来说，你不到上海你能成为小赤佬？谁不想上大上海？十里洋场呐！可你来得了吗？来不了。老天爷不给你洋饭碗，你来了也活不下去，你连路都不会走。那时候上海人是怎么说的？“汽车当中走，马路如虎口。”喇叭一响，你还没有还过神来，汽车的前轮就把你吞了，后轮子再慢慢把你吐出来。你的小命就让老虎吃掉喽。我扯远了。上了岁数就这样，说出去的话撒大网都捞不回来。——我怎么来到大上海的？还不就是那个女人。

所有的下人都听说小金宝和唐老爷又吵架了。小金宝的嗓子是吵架的上好材料。老爷最初对小金宝的着迷其实正是她的嗓子。老爷常说：“这小娘们，声音像鹅毛，直在你耳朵眼里转。”老爷说这几句话时总是眯着眼，一只手不停地搓摸光头。他上了岁数了，一提起这个年轻女人满脸皱纹里全是无可奈何。但老爷身边的人谁都看得出，老爷的无奈是一种大幸福，是一种上了岁数的成功男人才有的喜从心上来。老爷是上海滩虎头帮的掌门，拉下脸来上海滩立马黑掉八条街。洋人在他面前说话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节制。但老爷到了晚年唐府里终于出现了一位敢和他对着干的人，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年纪可以做他孙女的俏丽女人，一个罂粟一样诱人而又致命的女人。她不是老爷的妻他不是老爷的妾。老爷只是花钱包了她，就是这样一个骚货和贱货硬是把老爷“治住了”。唐府的下人们私下说，男人越是有了身份有了地位就越贱，人人顺着他，他觉得没劲，有人敢对他横着过来，他反而上瘾了。男人就希望天下的女人都像螃蟹，横着冲了他过来。小金宝是个什么东西？男人的影子压在身上也要哼叽一声的货，她就是敢把屁往老爷的脸上放！老爷挠着光头就会嘿嘿笑。下人们心里全有数，他就是好小金宝的这一口！

老爷在英租界的上好地段为小金宝买了一幢小洋房。这么多年来小金宝一直叫喊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贴身丫头。老爷给她换掉五六个了。老爷弄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仇恨小姑娘，长短肥瘦都试了，没有一个合她的意。老爷不高兴地说：“换了这么多丫头，你总不能让我给你找个带把的吧？”小金宝白了老爷一眼，扭了腰说：“为什么不能？我们没把的伺候你们男人，为什么带把的就不能伺候伺候我？”老爷一脸无奈。老爷顺眼看了一眼立在门房的二管家。连说：我就要一个带把的！”小金宝说完了这句话生气地走了，她在临走之前拎住老爷的两只把风耳晃了两

晃，老爷的光头弄得像只拨郎鼓，但小金宝的这一手分寸却是极好，生气、发嗲、撒娇和不依不饶全在里头，看得见七荤八素。老爷望着小金宝远去的屁股心里痒痒的，故意唬了一张苦脸。老爷背了手吩咐二管家说：“再依她一回，给她找个小公鸡。”二管家低下头，小心地答应过。临了老爷补了一句：“好好挑，挑一个没啼的。”

我跟在二管家的身后走向那扇大铁门。大铁门关得很严，在我走近的过程中，左侧的一扇门上突然又打开了一道小铁门。开门人又高又大，皮肤像白蜡烛，满脸都是油光，他的手背与腮边长满亚麻色杂毛，眼珠子却是褐色的。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他的睫毛，在他关注别人时他的睫毛总让人觉得他是克隆人。他的两道褐色目光紧盯住我。我提了木箱望着他，脚下被门槛绊住了，打了一个踉跄。二管家伸出手扶住我。一脸不在乎地说：“别怕，他是个白俄。”白俄伸出两只大巴掌，在我的身体上上上下下拍了一遍。二管家对他说：“小东西才十四。”白俄马上对二管家讨好地一笑，这一笑把我吓坏了，我贴到了二管家的身边。二管家笑着说：“第一次进唐府都这样。”

唐府的主楼是西式建筑。石阶的两侧对称地放了许多盆花。兰草沿了墙脚向两边茂茂密密地蓬勃开去。院子里长了法国梧桐，又高又大，漏了一地的碎太阳。二管家领着我从右侧往后院走。小路夹在两排冬青中间，又干净又漂亮，青砖的背脊铺成“人”字形，反弹出宁和清洁的光。我听见了千层布鞋底发出了动听的节奏，走在这样的路上心里自然要有发财的感觉。

“有钱真好。”我忍不住小声自语说。

“有钱？这算什么有钱？”二管家说，“大上海随你找一块洋钱，都能找到我们老爷的手印。”

“怎么才能有钱？”我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说。

“你越喜欢钱，钱就越是喜欢你。”

“钱喜不喜欢我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到上海来的人钱都喜欢，”二管家不紧不慢地唠叨说，“就看你听不听钱的话。”二管家是个爱唠叨的人，一路上他的嘴巴就没有停止啃咬。我的运气不错，一下子就碰上了饶舌的人。饶舌的人一般总是比寡言者来得和善。

我说。“怎么听钱的话？钱能说什么话？”

“说什么话？”二管家说，“这年头钱当然说上海话。”

我跟了两步，说：“我听钱的话。”

二管家宽容地一笑，摸了我的头说，“那你就先听我的话。——你要钱干什么？”

“回家开豆腐店，等我有了钱，我回家开一个最好的豆腐店。”

“豆腐店？豆腐店算个屁。”

对面走过来一个女佣，她的手里捧了一大块冰，凉得热气腾腾。一女佣从二管家面前走过时立即堆上笑，用奉承的语调说，“二管家。”二管家点过头，鼻孔里哼一声，算是答应。

回头想想二管家这人有意思。我做人的道理有一半是他教的。谁和他在一起他也会教你，他喜欢说话。二管家这人喜欢说话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人上了岁数牙齿就拼不过舌头了。二管家这人其实心不大，能在虎头帮唐老大的手上混得一个体面差事二管家心满意足了。现在想来二管家这人其实可怜。他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在大上海，他的心思全耗在别人的心思里了。他整天察颜观色，瞪了一双眼睛四处打听，为的是什么？在上海滩能混得像个人。他越想像个人其实越来越像条狗，上海滩就这种地方。我到上海不久他就惹上大祸了。他本可以不死的，可他还是死了。他死在对唐老爷的愚忠上。一个人对主干不能不忠，一个人对主

子更不能太忠，太忠了就愚，成了愚忠。不忠容易引来灾祸，太忠则容易招来灾祸。二管家的死是他自己把来的。我当初要是懂事就劝他别那样了。可我能懂什么？我才十四岁。

二管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我带进厨房，而是把我带进了浴室。这时候大上海的钟楼响起了遥远的报时声，满打满算地六下。我站在浴室门口侧了耳朵问，“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响？”二管家推开浴室的门说：“这是钟，大上海的铁公鸡。”二管家进了浴室，命令我说：“全扒了，你他妈像个傻粽子。”我望着浴池，地面很大，正对炉堂口的墙面上晃着橘黄色火光，懒洋洋的。二管家不耐烦地说：“快点脱！”我一颗一颗解扣子，我的粗布灰上衣上有了汗渍渍的湿感。我把衣裤团在地上，翘着屁股泡进了热水，不规则的乳色热气在脖子四周袅娜并升腾。二管家用火钳勾起了我的衣裤，迅速塞进了炉堂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叫喊墙壁上懒散的橘黄色火苗顷刻间张牙舞爪了，变得汹涌澎湃。我望着火苗重新黯淡下去，忍不住心疼。二管家没理我，只是进了水地把头泡进水里去，好大一会儿才伸出脑袋，他的头发贴在额头上，看上去非常好笑。二管家的情绪不错，他在雾气里头对我很开心地咧开嘴。我想了想，也跟着他笑，望着墙上平静的火苗无端地幸福起来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怎么能进唐府的？”

我的下巴点在水面，不解地对他摇头。

“你讨大便宜了，小子，就因为你姓唐！”二管家快活地扭动腰肢说，“在这块码头，只要你姓了唐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姓了唐再进了唐府，那可就齐了。小子，在唐府里头，你是只小耗子，可你再跨出唐家的门槛，猫见了你都得叫你三声大爷；不过呢，你不能乱动，该在洞里呆着你就乖乖呆着，在大上海，伸手退手。开口闭口全是大学问，你要走错了一步，叭，夹子就把你拦

腰夹住了。——你就算完了。没有第二回大上海就这样，你还小，这个你不懂，——记住了，小耗子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二管家报住了我的头，往我的头上打洋皂。我抓了几下，头冲向起了一大片洋皂泡沫细碎的滋滋声，像爬过好几只螃蟹。二管家把洋皂塞到我的手上，命令说：“好好擦，——这可是东洋货，你给我把耳后头好好搓几把，别他妈的给我添麻烦。”我把东洋皂握在手上，滑滑的像一条泥鳅，有一股很好的香味。东洋货我可是头一回碰到。我所知道的东洋货只有“味之素”，听人说像面粉，鲜得在舌尖上打滚。我只在县城戏园子旁边见过广告，蓝蓝地写成“味の素”，大人们总是说“味之素”。

二管家说：“小子，你他妈真是好福气，赶上这个时候来上海。我家老爷来上海的那阵子，大马路上还没有装新灯呢。”二管家从我的手里接过东洋皂在身上格吱格吱只是乱擦，“上海滩的这些大楼，别看那么高，在老爷眼里全是孙子，是老爷看着它一天一天长高的。老爷在十六铺做事那阵子，嘴上刚刚长毛，后来入了门，‘通’字辈的，这个你不懂。二爷和三爷原比老爷晚一辈，排在‘悟’字上的，大清亡国的那一年，老爷从英国人手里救了他俩的命，反和他们拜了把子，结成生死兄弟，这是什么事？可咱们老爷就这种人！老爷就是靠一身仗义打下了这块码头！”

“我给老爷做什么？”我慌忙问，内心充满崇敬。

“想伺候老爷？”二管家耸起肩头大度地笑；“不吃十年素，就想伺候老爷？”

我抹了一把脸，对了二管家只是眨眼。

“你去伺候一个女人。”二管家神秘地一笑，悄声说。

“我要伺候老爷！”

二管家对我的不知天高地厚没有发脾气。我真是碰巧了，二管家因为当晚的艳福变得格外宽容。他笑笑说：“是老爷的女人，老爷捧了十年了，大上海的歌舞皇后。”

“我不会。”我说。

二管家有点不高兴了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又他妈的不是让你当主子，做奴才，谁他妈的不会？一学就会！”

我不吭声。我的头脑只想着老爷。我轻声说：“我不。”

“你不？”二管家弄着手里的泡沫，怎么也没料到我不敢回他的嘴，顺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脸上拉下一道黑。“你不？等见了她，你想学就来不及了！——你不，老子混到今天这个份上，都不知道不字怎么说。鸟小不知树林大！上海滩多少脑袋掉进了黄浦江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嗯？就因为说了那个字。不？手拿洋枪管，误作烧火棍，你小东西胆子可真大！我告诉你，你先伺候个把月，你能把个把月撑下来，这只铁饭碗你才捧得住，——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二管家从浴室里一出来就对我进行了改装。他让我套上了黑色绸衣，袖口的白色翻口翻上去长长的一大块。二管家说：“唐家的人，白袖口总是四寸宽，你可不要拿他擦鼻子。老爷可容不得家人袖口上的半点斑，记住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记住了。”随后二管家找出一只梳子，把我的头发从中央分出两半，沿着耳根齐齐剪了一圈。我的头上像顶了一只马桶盖。二管家帮我剪完指甲，说：“好了，小子。从现在起你是小姐的跟班了，你要记住，是我把你带到了上海。你要好好干，可别丢了我的面子！将来发财了，别忘了今天！——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二管家用手擦去了玻璃上的水气，我从镜子里一下看见了一

个穿着齐整的小少爷。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我。洋皂真是不错，我的脸皮也比先前白了。我的身上洋溢着一种洋皂的城市气味，我看了一眼二管家，这老头真不错，就是喀嗦了点。我回过头，迈出了步子，做了上海人走路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“逍遥城”三个大字是由霓虹灯管构成的，多种不安稳的色彩迅速闪耀即刻又迅疾死亡，行书的撇捺因灯管的狂飞乱舞失却了汉字的古典意韵，变得焦躁浮动又急功近利，大街两边灯光广告林立，一个个搔首弄姿，像急于寻找嫖客的婊子。我从汽车里一站上水泥路面就感受到夜上海的炎热。汽车喇叭一个劲地添乱，它们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。汽车被各种灯光泡成杂色，受了伤的巨形瓢虫那样花花绿绿地来回爬动。一个乡村妇女慌张地横越马路，车喇叭尖叫了一声，妇女打了个愣，随即被车轮子搞倒了。二管家在我的肩上轻拍一下，我急忙回过头来。“上海有句话”，二管家关照我说：“汽车当中走，马路如虎口，你可要当心。”

我尾随在二管家身后走进逍遥城。屋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。各种口音嗡嗡作响交织在一块。烟雾被灯光弄成浅蓝色，浸淫了整个大厅。我的呼吸变得困难。吸气老是不到位，我担心这样厚的空气吸到肚子里会再也吐不出来的。我的脑子里空洞如风，脚步变得犹疑，仿佛一不小心就踩空了，栽到地窖里去。这样的场面使我恍如游梦，伴随着模糊的兴奋和切实可感的紧张胆怯，我不停地看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我每走一步都想停下来对四处看个究竟，别一不小心踩出什么乱子。但二管家已经回头两次了，脸上也有了点不耐烦。这个我相当敏感。我内心每产生一处最细微的变化也要看一眼二管家的。这个城市叫“上海”真是再好不过，恰如其分，你好不容易上来了，却反而掉进了大海。上海是每一个外乡人的汹涌海面。二管家在这片汪洋里成了我的唯一孤

岛。不管他是不是礁石，但他毕竟是岛，哪怕是淤泥，这个爱唠叨的老头总算是我的一块落脚点。我机警而紧张地瞟着他，二管家第三次回头时我吃惊地发现他离自己都有两扁担那么遥远了。我两步就靠了上去，脚下撞得磕磕绊绊。我一跟上他心里又踏实了，胆怯里窜出了少许幸福，见了大世面。我侧过了脸，慢慢地重新挂下下巴，痴痴地看领带、手表、吊扇这些古怪物什。四只洋电扇悬在半空，三个转得没头没脑，有一只却不动，四只木头叶片傻乎乎地停在那儿。我望着这只吊扇脚底下迈不出力气了。我曾听说过的，大上海有许多东西它们自己就会动，从早动到晚，我望着电扇脸上遏止不住开心，终于真正走进了大上海，终于成了大上海的人了！我十分自豪地想起了乡村伙伴，他们这辈子也别想看见洋电扇的。但只有一眨眼工夫，我又记起了二管家，慌忙赶了上去。

坐在吧台的几个正在讨论一匹马。“它三岁，是一匹母马，马场上叫它‘黑闪电’，我叫它达琳，”小分头大声说，他的颧骨处布满酒意，随风扇的运转极为浮动。“我认准了它，两年的血汗全让它砸了，下午枪一响，达琳第三个冲出去，最后一百码它还在第二、我准备跳黄浦江了，他妈的维克多最后一圈它摔到了，达琳一马当先，什么一马当先？嗯？就是他奶奶的发！够你淌去年臭汗！”

“马票又涨了吧？”身边的一个问，“长了长了，”小分头说，“马场那帮家伙真黑，六块了，少一个子儿也不行，他妈的上个月还是五块。”

“不行了！”三四米远处突然站起来一个中年人，“烟土不行了，开窑子也不行了，军火还不到时候，要发，这会儿只能在盐上发，要得甜，加把盐，古人就这么说了，安格联干爵是什么眼光？汇丰银行白花花的银子是什么？是白花花的盐巴！”

我往前走了几步，一个老头在另一处开了衣襟不以为然地摇头，他显然听到了中年人的大声叫喊，他慢悠悠地对身边的说：“白花花的盐是钱，白花花的俄国娘儿们就不是钱卢老头伸长脖子压低了声音说、“俄国娘儿们可真不含糊，干起活来舍得花力气，我刚买了五个，用了都说好！”身边的那个失声而笑，拿起了酒杯，讨好地和老头碰了一下。

我听得见他们的叫喊。他们说的是中国话，每个字我全听得清。可我一句听不懂。我弄不懂上海人大声吵闹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时候左边站起一个穿白衣服的，他打了个响指，大声说：

“香按，Waiter，香按香按！”

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举起手，高声补充说：

“——，——！”

“逍遥城”里的女招待都认得二管家。二管家一到就把外上衣脱了，套在椅背上。二管家真是有派头，金牙齿、手表和皮鞋他全有。我们家乡的人说，装金牙的要笑，带手表的要捞，穿皮鞋的要跳。二管家不笑，不捞也不跳，财大气粗的派头全在走路的样子里头。二管家在歌台前坐好了，为自己要了一杯酒和一颗冰块。二管家没有忘记为我点一盘冰淇淋。我没敢动，二管家用手背把冰淇淋推到我面前，用下巴示意我吃。我端起盘子，舀一口送进嘴，没有来得及嚼我就吐了出来。我用手捂住嘴，又卑怯又害羞地望着二管家。二管家正端了杯子，冰块在杯中凌凌作响。“怎么了？怎么吐了？”我说：“烫。”二管家就笑。他的背靠到椅背上胸脯笑得扩展开来。“这是冰淇淋，小子。”他说，“只有有钱人才能在夏天享受到冬天的福。”我不放心，小心尝了一口，心里头有底了。我学着二管家的样，吃一口停一次。台上的灯光突然变了，红红的一堵墙上放射出雾状红光。几只铜质喇叭一起吹起了曲子，拐了十八个弯。硕大的舞台上斜着走上来一排姑